

柳河東全集

冊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古賦

佩韋賦

并序○子厚此賦當在貞元二十年後

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堦室皆貞元末事也
韓子西門豹性急急嘗佩韋以繩喻緩也董安于性
緩嘗佩弦以自急急注韋韋皮繩喻緩也董安于性
喻急也成大抵古人佩服之設非以爲觀美蓋
法象以成己耳玉佩取其德袂佩取其斷鱗
觀其近者解紛象環佩取其立義己所不足時
也但枉道而失身于王叔直之章執誼輩則所
行者枉道而失身于王叔直之章執誼輩則所
從而取象於同軟熟之章則其過不更甚乎
○句句自寫依回黨惡之情狀蓋亦與氏所
謂順其過而又爲之辭也黃震曰佩韋賦謂
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失中庸
但不知識子厚所守者
何節而懼其過耶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卽壯之蓋有激也卽一作則一

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日月迭而化

升兮滯遁初而枉神滯子鳩切枉一作柱○詩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注迭更也滯漸

也與浸同雕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生一作成汨音骨又于筆

及注切○楚辭汨予若將不睇往躅而周章兮懜倚伏其

無垠懜音蒙又年孔切○睇慕也周章不決貌懜迷惑不明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垠垠

也罌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

途兮鬱縱與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

章縱與注見貞符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

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

起嵩息中切瞰苦濫切音闕○嵩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瞰下視也詩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爾

雅下曰類風從上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

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陶許切切恒當拔切切明

后君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執競強也詩探

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

讜人之嘉猷奧於到切讜音黨○書洪範沈潛嗟行

行而躓躓兮信往古之所仇行行並下浪切躓音致

貌躓躓也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脩執中而

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

於伐國春秋繁露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

人此言何為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穀

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

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下蘭竦顏

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蘭音吝降戶郎切○史記

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在秦王

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

柳河東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以鑿志今首身離而不懲懷蒲北切又彌力切鑿音

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楊喜等五人各得

其一體懷恨雲岳岳而專彊今果黜志而乖圖前漢

傳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注岳長角貌按成

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劍斷佞臣張禹上

怒曰小臣居下折呼曰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足矣爭之知朝廷何如爾有將軍辛慶忌咸觸屏以拒

訓今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召咸

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

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

顯事旦冶許諫于昏朝今名崩弛而陷誅左傳宣公

為城旦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

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告也苟縱直而不羈兮

乃變罹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

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九折險曲之路也

柳河東集卷二

中華書局聚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險廣守柔以允

塞今抵暴梁而壞節後漢書梁冀燭殺質帝李固胡

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

明日冀會公卿意氣怙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

蠡吾侯是為桓帝遂令害李固杜喬固得厚祿顛而不扶

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喬固臨命與胡廣

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慙皆長

謂胡廣也家撫謙而溫美今脇子公而喪哲撫與

○左傳宣四年公子與子家謀弑鄭靈公而喪之夏弑

老猶憚殺之况君乎反譖子家謀弑鄭靈公而喪之夏弑

公靈義師仁而惡狠今遂潰騰而滅裂謂宋義史記宋

義事楚懷王為上將軍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

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項羽惡之晨朝即其

帳中斬宋義或又謂義漢翟義也翟義為東郡太守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于信為天子自號

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奔軍

庸亡捕得尸磔東都市夷滅三族二說未知孰是

斯委懦以從邪今悼上蔡其何補趙史記李斯相秦為

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徐偃柔以屏

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義兮倏邦離而身虜

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伐之偃

王仁不忍鬪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

而國舉

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字不同事不可得而攻

大戮而不悟

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詳或云專設諸刺吳王僚恐非是故曰純柔

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

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攷古齊同

此段

似有道

亂曰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章之亂以武或又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篇之意

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

終兮庶幾其過追古風兮

追一作進

瓶賦

蘇軾曰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

者晁補之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入水淡以比君子故鴟

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贏此雄

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

反之以愚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己無為鴟夷之

旨以愚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己無為鴟夷之

猶瓶矣觀瓶之居井也○附錄揚雄酒箴子

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高臨深動常

纏徽一旦吏礙為鴟夷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

泥自用以如不礙為鴟夷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

盡日盛酒入營復借酤嘗為國器託於屬車

出入兩宮經人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世家范蠡切○鴟夷字見史記齊

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亦為號用之

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註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

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鴟夷蒙鴻壘瑩相追雷瑩

不忤於物智人亦謂蠡也

音鶯瑩字本當作壘一本作竿亦樽

名音假○鴻蒙廣大貌壘樽也瑩缶也詔誘吉士喜

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

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

或以為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妍

堅切媸音壽不如為瓶居井之眉也前漢酒箴注眉井邊

唯售音壽

作湄字者非鉤深挹潔淡泊是師也挹酌和齊五味寧除渴

飢和胡臥切齊才諧切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

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是謂瓶縵絕身破何足怨

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文縵音縵縵井索也歸根反初無慮

無思何必巧曲徼覲一時徼古亮切覲音冀子無我

愚我智如斯

牛賦子厚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

厚之為鵠夷為羸驢已久矣乃不自悔而反

怨人何也蘇文忠公嘗書此賦以遺瓊州僧

戒道贊彼但為海南殺牛者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

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脰音豆說文牟牛鳴月令中

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

自斂服箱以走曦音義種去聲曦日光詩曉彼牽

柳河東集卷二五中華書局聚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
 常在艸埜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或穿緘滕或實俎豆尻苦高切緘苦咸切滕徒登切
縛也滕約也纏也莊子攝緘滕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
 駑馬羸倫切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
藿豆葉也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康莊大道爾雅五達謂之莊喜
 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
 身不惕辟頻亦切○辟避也史記項羽叱楊喜人牛
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言開張易舊處也
 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
 受多福

解崇賦并序

柳子既謫永貞元年宗元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
 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

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崇音蓬○太玄經干

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注

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入為木水生火以解崇也注

也金生赤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

拒生矣無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驕呼

切○薰熇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殫極也○

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涸音鶴又切

胡故切又與注見一卷饒歌土谷渾也

為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託號呼交切又音號橐籥音

籥中空虛故能有聲回祿火神煽熾也猶橐籥乎注橐

貌口 炖堪輿為獻鐵兮熱雲漢而成霞炖他昆切獻有

音敖熱儒劣切○堪輿天地也炖風火盛 鄧林大椿

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又字無音

柳河東集卷二

六中華書局聚

葛又初加切○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

鄧林廣數千里焉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入千歲為秋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

日所浴九日居下海經大荒上枝皆戴鳥淮南子鉗且

大丙之御朝若搏桑日入落棠注山名魯靈光殿賦

轆轤無垠注廣大貌東京賦鉞戟轆轤楚辭騎轆轤

而雜亂貌又膏搖唇而增熾兮炤掉舌而彌葩葩披巴

脂也掉三寸舌字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華也沃無瓶兮撲無簪金流玉鑠

今曾不自比於塵沙簪旋芮徐醉二切鑠式灼切招

魂十日代出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駸齟駸苦交

流金鑠石牙切腰齟一本作駸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

乎太玄之奧此言太玄經之秘奧也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

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

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

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拏女加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長喙赤舌

也杜詩世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

道終紛拏

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僭盛氣而

長嗟不亦遼乎

是僭一作素非

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

濯熱以清源滌瑕

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履仁

之實去道之夸

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盜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

華鋪冲虚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

者始

瀏力周切又音柳始

彼狙雌修施而以崇爲利

者夫何爲邪

懲咎賦

唐史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

也

○翹按子厚才實高處爲永州司馬時作

上者

可以操術致忠所謂格君心之非固非

小臣

抱石沉河足不敢望於其次知時不瀝血廷

則乃

飄然引去自全於草野之間亦無不可者

謫至

此雖作文自懲尚謂天地否隔以進退

墓云子厚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其意悲惋差堪解嘲而此賦竟不及之晁補之曰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瓦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之悲

懲咎愆以本始今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

今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為可攷今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今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

繫縻一本作擊縻○說文縻牛鞅也繫縻猶羈縻不絕之義上睢盱而混茫兮下

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睢盱說見

蠻一卷饒歌東或作駁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

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

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曰正言其大中

之所宜也易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注芸芸華葉茂盛也禮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登進也嬰加也○此段格法全學遠遊道可受今而不可傳數語理玄意眇予厚其進於道耶奉訐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信乎策書兮謂爛然

而不惑訐音吁爛一作耿○訐大愚者果於自用兮

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

服叶蒲北切如離騷經服與息叶是也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

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音測○吾黨

屬也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天地否隔謂順

國之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嚇嚇音赫又呼駕切呀虛牙切進

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穫○史幸皇鑒

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此永貞元年

柳河東集卷二 八 中華書局聚